

环境保护 人人有责



禁水

周
刊

随笔

第5版

2024年3月1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沈倩
责任校对:胡月
组版:洪薇

投稿信箱: 704193702@qq.com



带着妈妈去赏灯

□明前茶

“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”正月里，我和妹妹带着轮椅，推着因为腿疾行动不便的妈妈，前往白鹭洲公园赏灯。我们特地挑选下午5点钟前往，这样，可以目睹彩灯在黄昏的霞彩中逐一亮起的梦幻时刻，在点灯的瞬间，我们会目睹巨型的彩灯被逐一赋予流转的眼波与绚烂的光影。

一到公园西门，就见一条飞龙灯盘踞在阁台顶，龙头威猛，龙身蜿蜒曲折。这条“多巴胺穿搭”的巨龙以银色调为主，一部分龙鳞与飘扬的龙角、龙须，渲染为粉紫色、蓝紫色与橙粉色，当夜幕降临，龙被瞬间点亮之时，我们才发现，灯组上的彩带犹如飘扬的丝绸，这是一条身上搭着彩带的龙，霸气神秘又不失飘逸神采。

妈妈仰望巨龙，孩子般地指给我瞧：“龙好像在微笑，它似乎想起了‘龙生’中的某一天，早已自立门户的小龙们，都回来看它。这条祖奶奶龙变年轻了。”

怎么解释龙的神态，其实折射的是妈妈此刻的心情。

灯会中，处处都是举家前来的游客，小男孩骑坐在爸爸的脖子上，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，坐轮椅的老人腿上搭着御寒的小毯子，一个个都穿起最好的中装棉袄，脖子上围着漂亮的小丝巾，他们时不时要扬起脸来，与半蹲下的媳妇孙女合影，大家都耐心地等着动态化的灯组最美的那一面转过来。

我们一家与妈妈重聚在白鹭洲公

园，仿佛走在一幅梦幻画卷中。

没错，这次秦淮灯会的灵感，就来自与《清明上河图》齐名的名画《上元灯彩图》，这幅名作创作于明朝中晚期，当时正值上元节，通衢大道，秦淮河边的窄巷，都亮起彩灯，人们在赏花灯、看热闹的同时，还走进店铺欣赏字画，品头论足；或在摊位上把玩瓷器等，侃价购买；一个销售乐器的摊主，为了招徕顾客，竟悠然自得地弹起了三弦。今天，彩灯的创作者们也依照画卷上各种生活场景，沿着湖岸、廊桥布置彩灯，弹着琵琶的仕女灯，正在唱戏的梨园灯，幻变成龙的鲤鱼灯，象征好运的九色神鹿灯，还有寓意“富甲天下”的螃蟹灯，寓意“大展宏图”的兔子灯，寓意“松鹤延年”的寿鹤灯，应有尽有。一盏红珊瑚灯，比两层楼还要高，珊瑚树下，灯彩艺人创造了真实又梦幻的海底世界，呼吸吐纳的海葵、深海发光的游鱼、摇曳烂漫的海藻，应有尽有。妈妈调皮地伸出手去，捕捉一条海底游鱼发出的宝蓝色的光，发出叹息。是的，那光仿佛海里的星河，是会让人做梦的，也是会让人叹气的。红珊瑚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对象，也是《上元灯彩图》中，象征晚明时期贸易兴旺的细节之一，而今，它如梦如幻，频频招手，将我们引入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
位于白鹭洲公园水上的鳌山灯，高达13米，是此次灯会的重中之重。灯组的设计灵感，来自我国上古神话传说

“巨鳌戴山”，鳌，就是古代中国传说中的大海龟；“戴”，就是用头顶着的意思。大鳌的头上顶着一座山，山中神仙出没、彩云翻飞，通常用来比喻承受深重的恩情，此外，鳌山灯从古至今，也是国运昌盛、国泰民安的象征。此次，公园里的鳌山灯意在还原那种“海上神山”的唯美意境，整组灯悬浮在水面，大鳌托举起多姿多彩的山石、草木与神仙。妈妈在鳌山灯前的湖岸上驻留良久，等着鳌山上的神仙转过脸来，好仔细辨认他们是不是铁拐李、吕洞宾和何仙姑。

华灯初上，鳌山灯的点点星火倒映在白鹭洲的粼粼波光中，构成了一幅“浮光跃金”的画卷。从《上元灯彩图》中，我们得知，明代灯会已经发育十分成熟，趁着看灯，不少手艺人也前来闹市卖艺，博得一声喝彩。角抵、蹴鞠、说书、杂技等游艺活动，在《上元灯彩图》的各个角落里交相呼应，让灯市喧闹欢乐的气氛更有人情味儿。在白鹭洲公园，我们也看到连排的杂耍人形灯彩，吞剑、拿顶、顶碗、踩高跷等皆有，十分生动。在声、光、电等科技手段的呈现下，沉淀在历史深处的生活场景缓缓走来，与当下的现实重叠碰撞，妈妈不停地发出感叹：“也不知是我走在电影里，还是戏台上，反正，故事很多，眼睛都望不过来。”

我们替妈妈买了一盏鱼龙灯，她提着，不时地来回摆动花灯，亦成了画中人。

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，是中华文明的一道风景，是人们辞旧迎新、相互表达美好祝福的一种方式。

过去拜年，给长辈送上一包果子或麻饼，给老长辈敬上一包京果粉或台酥或小红枣，即为大礼。长辈给晚辈包上一毛钱压岁钱，晚辈们可高兴得一夜难眠。

我的老家到外婆娘舅家，有30多华里的路程。祖母在我出生前去世，因此，我对外祖母及娘舅这边的感情更显得特别重。所以我小时候尤其喜欢往舅舅家跑。寒暑假几乎每年都会去舅舅家，过年就更不用提了。沙沟夏天的香瓜、撕皮烂（又称面瓜），冬天的春卷、鸡丝炒粉、藕夹子、小麻饼等美食，都一直是我忘不掉的记忆。

正月初二，去外婆家给娘舅拜年的风俗更是我忘不掉的记忆……

小时候每年正月初二，我都会受父母之命，从老家独自一人肩背一个藤篓，装上父母准备的几包茶食点心，步行30多华里，用半天多时间，从高邮临泽沿着子婴河方向，一路向东。经蒋沟，到朱堆，过金桥，越大李，走仲寨，进时堡，穿过无人区的芦苇荡，再花上两分钱摆渡到沙沟，跨过柴行桥，才到院内长着一棵老石榴树的外婆家。为的就是给外婆及娘舅们拜个年。这段美差，直到71年我初中毕业后，离家下放到500里外的江苏连云港，才中断了这个使命。

时间一晃数十年已过，当我又回到了故乡，尤其是退休后有空余时间，感恩的心情浓了，给娘舅拜年的心境又复燃了。所以近年来一直坚持逢年必去，逢年必拜。

如今拜年已今非昔比：过去肩背10多斤茶食点心，走30多华里土路。如今省道贯穿两地，一路畅通；过去需步行半天之多，如今自驾几十分钟即可到达；过去沙沟四面环水，断桥断路，必须乘木船摆渡，才能进入古镇。如今虽仍四面环水，但有桥有路，畅通无阻。

今年初二，我又带着夫人及弟弟一同去沙沟拜年了。当我走上郝柏村先生捐资修建的“外婆桥”时，脑海里思绪万千……

拜年，是亲情的呼唤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！如今，71岁的我仍有幸为81岁的舅舅拜年祝福，是甥舅有幸，有缘！

愿我给舅舅拜年直到永远！



倒数第三排的阳光

□许海荣

说实话，我一直不太喜欢坐在第二组倒数第三排的小男生。每天上午第三节课，金色的阳光总会准时地透过窗户照进教室，细碎地洒在课桌上、地面上、学生的脸上，此时教室里的嬉闹和嘈杂都被过滤了，余下的只有书香氤氲。我真的很享受这一刻的宁静唯美，可就是这个坐在第二组倒数第三排的小男生，他习惯性地拿起反光的文具盒，晃来晃去，晃得人眼睛发花，宁静被打破了，教室里嘈杂的声音，像叽叽喳喳的麻雀声，我一直怀疑他是故意的。

期中考试，小男生的成绩出奇的差，我们决定进行一次家访，首站便是小男生的家。这是我第一次到他的家，低矮的活动板房，进门都得低着头。外面一间是吃饭的地方，放着一张破旧的老四方桌，桌子西边堆着捕鱼虾的地笼；里面一间是睡觉的地方，南北各放了一张床，换下的衣服挂在床头，被子凌乱不堪。小男生的妈妈改嫁了，这个简陋的活动板房里挤了三个男人：小男生、他的弟弟、他的父亲。也许因为生活艰难的缘故，他的父亲低着头，不停地用手揉着红肿的眼睛，一声不吭。长时间的沉默后，他的父亲从口袋里掏出香烟，点上火，大口大口地吸烟，狭小的空间顿时腾起了阵阵烟雾。这时，站在我身后的男生，走到他父亲的身边，轻轻地说：“爸爸，老师在我们家呢，能不抽烟吗？”我很诧异，在学校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主动关心过别人，可现在他竟然顾及老师的感受，那一刻，我心里暖暖的，真的很感动。我想：一个人不管他住怎样的房子，穿怎样的衣服，只要是善于为别人着想，关心他

人，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。

秋风渐凉，秋雨渐冷，教学楼走廊上，不知谁随手扔的垃圾显得那么刺眼。我准备请值日生课间打扫一下，可连问了几遍，值日生不在班。这时，小男生从我的身后一闪，快速地奔到走廊上，麻利地捡起垃圾，扔到了垃圾箱里。做完这一切后，轻松地拍了拍手，接着他并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，炫耀地向我走来，等着老师表扬，而是三步并作两步地朝操场跑去，好像故意躲着我。看着他的背影，那一刻，我有点自责。作为老师，把垃圾捡起来，做个表率，可我为什么没有做到？学生能做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做？说老实话，对小男生，我真得换个眼光和角度了。

开学后的第二天，我在图书室门口遇到了小男生，看见我，他腼腆一笑，从上衣左边的口袋里掏出了几颗大白兔奶糖。“老师，您吃糖，这糖可甜呢！”接过糖，剥开糖纸，我慢慢品尝着“大白兔”的味道，渐渐地我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甜的糖，那种酥酥的、柔柔的深入骨髓的甜。这时，下午的阳光斜射在小男生的脸上、身上，金闪闪的，好看极了，我疑心这是画里见过的场面。

毕淑敏曾说：“凡是自然的东西，都是缓慢的。太阳一点点升起，一点点落下；花一朵朵开，一瓣瓣地落下。那



飞龙上天

卢寅 摄